卽於消。便物卽於盡。而可乎。是物不可以終否者也。然而開否有方。則須人矣。人有同心。斯天道與濟。所謂天人一德。其理至明。故受之以同人。且我同於人。人亦同我。和氣旣浹。彼此无戾。物性莫非天性也。故曰與人同者。物必歸焉。物歸而有。天且不外。昭然順治。虛中以將。何其大乎。故受之以大有。

有大者不可以盈。故受之以謙。有大而能謙必豫。故受之以豫

愚按大有之治。效在和氣。守在虛中。而常人之情。以有自驕。以大自滿。未免改其操乎。故曰有大者不可以盈。蓋所以戒之也。夫戒之。又必有所以導之。而承其前美。唯謙爲至矣。蓋謙无有不和。謙无有不虛。故受之以謙。夫有大則天且不能外。而能謙則降尊而不居。是其形於外者皆虛也。是其存於內者不可變也。而與衆熙熙。若陽春之動地。其說豫爲何如乎。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。是其理可必也。故受之以豫。